

美、俄、共匪三角鬥爭中的越戰動向

黎世芬

壹 三角形有一重心

越戰是一場極為複雜的戰爭。它既是內戰，又是國際戰；一方面是思想戰，一方面又是政治戰；它有民族戰爭的背景，同時又呈露階段鬥爭的本色。歷史上不容易有這種戰爭的範例。它本質上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留下來的禍根，而發展下去，無疑將是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種。一條不成形的戰線，居然把蘇聯、美國和共匪都捲入在內，因此，越戰的面貌，實際上就是今日世界局勢的縮影。

多久以來，世界局勢的分析家，便注意到越戰已成爲美、俄和共匪三角衝突中的主爭端，但是在戰場上，一方仍然是北越、共匪和蘇俄的聯合戰線；而在反共產的一方，美國與越南兩主要參戰國之間，固然時有齟齬，即使在戰線的後方，也沒有受到必需的人民的支援。美國曾指陳越南的剿共戰爭，未能獲得如期的勝利，是由於南越政府沒有廣大的人民作爲政治的基礎。然而，美國的國內同樣有一支強大的反越戰運動的逆流，在阻撓越戰的求取勝利，參議院也不時阻撓美國政府增援越南的要求。

實際上，所謂三角形的對峙，是極爲模糊不清，態勢不明的。作爲三角形一端的共匪，與美國和蘇聯的雙邊關係，固非等量齊觀。事實上，共匪是三角中，最弱的一環，最小的一角。如果不是憑藉地略優勢，它是無關輕重，不值一顧的。然而現存世界均勢的天平上，往往雖微如鎊鈔的砝碼，會在重要的關頭，左右大局之權衡。此所以共匪利用它「爲禍有餘」消極條件所起的對銷作用，在那不穩定的三角對陣中的突出地位，居然能坐收漁人之利。

歷史逼得我們暫時不在三角鬥爭的陣勢中，但是，我們的比重，足以改變三角形的穩定和一時的平衡。我們不是旁觀者，而是待機的義不容辭的決定者。

貳 美、俄的互劃勢力範圍

所謂美、俄、共匪的三角鬥爭，實際是以美、俄爲首的兩大集團對陣的變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達林心目中的東北亞洲，並不是一個中、美、蘇三國鼎足分立的局面。他估計蘇聯參戰後蘇聯將一舉成功地佔領日本的北海道，朝鮮半島及中國的華北平原，因此，他對美、俄勢力的分界線主張起自白令海峽，經北海道與日本本島之間的津輕海峽，進入日本海，再循三十八度線橫跨朝鮮半島，南下直入台灣海峽。這條線以西，屬諸蘇俄控制的範圍，其東，屬於美國。

證諸第二次大戰後，美、俄兩國爲保持東北亞洲的均勢，曾有過多次交涉，雙方在談判衝突中接觸的問題甚多，但是，蘇聯的立場居然沒有逾越這一範圍。或是一旦超過這一範圍，遭遇到對方的戒備，立即撤回到這一範圍，對於一向不尊重條約義務的蘇聯，竟然拘守二次大戰中所作的承諾，固然由於蘇俄懼於美國的軍事力量，而主要由於這一勢力範圍的劃定，蘇俄業已滿意地接受，爲着繼續騙取美國在其他方面的承諾，它不能不表現出履行國際間義務的誠意和姿態。

最爲微妙的是美國對這一範圍的不經意挑戰，充分顯示雙方迄沒有變更這一範圍的嘗試。民國三十五年，蘇聯拒絕美海軍運輸艦載運我國軍隊登陸營口。民國四十年，美國杜魯門總統禁止麥克阿瑟轟炸鴨綠江。又如今年七

月一日美國一架載運援越士兵二一四人的軍用飛機，飛越蘇俄佔領的擇足島，為蘇俄戰鬥機迫降，美國竟然毫不猶豫地承認誤犯蘇聯的領空，向蘇聯道歉，而此一小島連同國後島同不屬於千島羣島，實為蘇聯所無理強佔，日本始終不承認者。美國不以獲罪於日本為慮，蘇聯則一經獲得美國的道歉後，亦立即毫不猶豫地釋放此一飛機，同樣不懼獲罪於中共政權與北越。可見，美、俄雙方對此一勢力範圍之態度保有相當程度的誠懇和忍耐。

越南之所以成爲美、俄雙方的衝突點，在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勢力的劃定，顯然對此一部份有欠明確。可能英、美、蘇三國所同意的東南亞政策，並未爲法國所完全接受，又或因爲接收越南的同盟國軍隊乃是屬於中國的與法國的，蘇聯與美國均沒有介入。因此，美、蘇兩國的處理越南問題，便不似對東北亞洲，比較有寬取諒解的成文和不成文基礎。可以說，美、蘇兩國對戰後勢力的劃分，並沒有構成越過台灣海峽再向南伸展的假想。而事實上，美、蘇兩國的箭頭竟然會在中南半島上相遇，加上中共政權的介入，於是問題便格外嚴重了。

叁 由兩雄對峙一變為三足鼎立

根本改變美、蘇兩國在西太平洋均勢的，實際是史達林自己。他竟不以獲得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滿足，而蓄意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黨政權。史達林認爲中國人傳統地反俄親美。除非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一個「一面倒」的政權，而這個政權在思想上制度上都是蘇俄的，則蘇俄無論如何不能安枕。至於中蘇友好同盟，史達林認爲那是美國的構想，祇有妨礙這一遠圖，並無有助於鞏固俄國傳統的利益，因此，墨藩未乾，他便露出獠牙的本來面目，將它撕毀，進而以繳獲日本的軍火，裝配共匪，喚使共匪公開叛亂。三十八年十二月整個中國大陸淪陷，共產集團的勢力乃能由東北亞洲進入南亞及東南亞，其時，周匪恩來曾一度打出「亞洲人的亞洲」和「美國退出西太平洋」的口號，其勢汹汹，固然爲美國所震動，史達林也爲之愕然，一個更具侵略意圖，更爲好戰嗜殺的政權，開始在美國與蘇俄之間排闥而入，美、俄兩國都對這新起的一個力量，茫然不知所措。三角鬥爭的客觀形勢，可謂於焉奠定。

美、俄、共匪之間的爭衡，就軍事力量看，祇是一個不穩定的不等邊三角形。韓戰和越戰的初期，匪、俄之間猶是狼狽爲奸，同惡相濟的局勢，三角互鬥的局面並不突出。此時共匪亦不以屈居附庸地位爲辱。民國四十六年以後，匪、俄爲對抗美國的全球性核子戰略發生歧見，共匪竟悍然不顧，藉「三面紅旗」，搜刮民命，開始加入核子武力裝備的競賽，三角冷戰的局面才露端倪。而引起這個爆炸性歷史新頁的則是黑魯曉夫和艾森豪於一九五九年的大衛營會談。

美、俄、共匪之間的關係，乃成爲冷戰夾雜着熱打，極盡波譎雲詭歷史上罕有的大門爭。

肆 美、俄的「同歸一盡」均勢

越戰不是美、俄之間，也不是匪、美之間，更非匪、俄之間進行的主力作戰。乃是小戰，支戰，敲敲邊鼓非正式之戰。三者間的主戰，將是全球性的核子總決戰，比起越戰來，自然後者微不足道。但是，核子總決戰目前猶祇是紙上作業，沙盤擬戰的階段，真正打起來，越戰便變得沒有意義。如今正是要打不打，想打都不敢動手鬧鬧鬧的階段，因此，越南便成了他們各自以傳統性武器鬥智鬥力的試驗場。

關於全球性的核子總決戰，美國標榜「核子報復武力」，以保證於平時力能維持和平，戰時有把握取得勝利。美國的戰略思想是對於來自任何地區的核子飛彈，美國均不加考慮，逕以加倍的核子報復武力，加諸蘇俄。

蘇俄的核子戰略是與它的政治作戰相結合的。除非它的核子武力儲備，確實與美國保持一對一的水準，它不放棄對美國的政治作戰。美國人稱蘇俄的此一政略爲「核子對稱律」，意即針對美國任一可能發射的飛彈，蘇俄必須備有同角度，同威力且相對稱的攻擊力。不達到此一水準，蘇俄不會接受有關防止核子武器擴散，禁止核子實驗以及其他停止反飛彈飛彈，和攻擊性飛彈製造的談判，亦即冷戰不會解凍。

據美國空軍參謀長麥康乃爾將軍本年五月在參議院作證，蘇聯的洲際飛彈將於今年底在數量上趕上美國。他又說，約於一九七一年，在全部核子威力上，蘇聯也將追上。因此，他憂慮，蘇聯對世界危機的干預，不會再估計

，會遭遇美國多大的反對。

美國空軍部長布朗在同一會議上更指出，他不敢再相信核子武器尚能用來嚇阻傳統性戰爭的爆發。因為當前已有的任何一種超級核子武力，「其破壞之大，沒有一方面能推得過那種全面性的毀滅」。因此，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們說，美國和蘇聯可能迫於事實，已經達成一種「恐怖性均勢」，這麼一來，核子武器不會用來嚇阻傳統性戰爭的爆發，誰也不會再理會這種威脅。

在這次秘密的武裝整備委員會會議上，這兩位負責人還透露，美國現在就已有足夠的力量，「一舉毀滅差不多蘇聯全部城市的人口」，而蘇聯也有相當強大的毀滅力同樣對付美國。據一次假想於一九七六年發生的核子攻擊，在戰爭爆發的一瞬間，將造成美國四千萬到一億二千萬人口的死亡。

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斯坦尼士批評美國的戰略，將美國的核子攻擊目標太過置重於城市，而沒有採取機先地掃蕩蘇聯可能加於美國的攻擊力量。布朗部長辯稱，美國已不再有把握能夠擊毀蘇聯日見增加的核子軍火庫，同時，現在尚沒有能確實對付蘇聯攻擊的有效防禦措施。布朗部長在證詞中透露，美國轟炸機能够在蘇聯雷達網下，成功地進行三層式空襲，而麥康乃爾將軍指出蘇聯的空軍也行。換言之，雙方都不再有免於完全毀滅的勝算。

七月十六日美國發佈的新聞更引述聯合參謀會議主席惠勒將軍的談話，照當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他不能肯定美國能逃過蘇聯的一次核子攻擊。因此，他呼籲「盡力扭轉這一趨勢，對全世界都有利」。

作者認為越戰得不到解決，這一均勢的造成乃根本原因所在。核子威力已失去維持世界和平的嚇阻作用。

伍 武鬥的共產主義

「核子對稱律」沮喪了美國，相反地，却吊高了蘇聯的胃口，當前的局勢是蘇聯幾乎在世界每一角落，都不辭挺身而出，敢與美國分庭抗禮。而與蘇聯此一發展平行的則為另一種「武鬥的共產主義」，如虎添翼，正待機而發，以到處製造暴亂，困擾世界。

美國深深感覺到東南亞的情勢棘手。國務卿魯斯克在五月廿二日為眾院援外委員會作證時宣佈，「北越已有三萬至四萬受過訓練的作戰部隊駐紮在寮國」。另外「一支由北越訓練的游擊隊則正在泰國的東北從事活動。」（七

月底美國在泰國東北部最大的一個機場烏敦 Udorn，竟然受到他們的攻擊。）至於柬埔寨，施亞努對共黨在其國內，西部和東部，所從事的活動深致不滿……他會公開聲明，指稱河內和北平應對此事負責。」魯斯克又說：「我們握有（中共）間諜和武器滲透緬甸東北邊境的情報。」東南亞實在沒有一片乾淨土。

魯斯克把這種情勢，描繪成打牌一樣，即一旦南越淪陷於共產主義，緊接着該一地區的別的國家也會一個一個沒有例外。眾議員瑞格爾詢問魯斯克，這是否即一般人所戲稱的「骨牌戰術」，魯斯克答稱，情形確實像打牌，但是對方的戰術比打牌還更兇，「他們的理論是一種武鬥式共產主義」。（Militant Communism）

魯斯克的印象可能得自林彪的「人民戰爭萬歲」一文中所誇稱的把美國帝國主義切成一些小塊，「一口一口地吃」，「大口大吃」，「小口小吃」。這種使用小型武器的游擊戰，使得擁有核子毀滅力的美國窮於應付。因為，蘇聯和共匪都鼓勵這一戰爭，但對戰爭惡化的後果，却用不着擔心要負責。

譬如蘇聯，雙手是乾淨的，沒有粘着半點血。然而北越的作戰物資幾乎全部為蘇聯供給，美國政府估計一九六八年俄國對北越的援助超過十億美元，且有逐漸增加趨勢。雖然，美國仍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將越戰的責任加在蘇聯頭上。

又如共匪，儘管熱烈叫囂，要參加越南的「抗美愛國戰爭」，但是共匪迄沒有正式出過一兵一卒，一如當年之對付韓戰。它對美國的空中衝突，都止於國境內的領空。除此之外，它對美國一直避免以兵戎相見。可是，它却一面通過政治和特務，迫使北越繼續和美國拚下去，一面，指責美國和蘇聯暗中妥協，「出賣越南」。

在此一情勢之下，美國要解決越戰，除非為釜底抽薪之計，同時說服蘇俄和共匪，不再煽火，然後胡志明才能俯首就範，要不然，即必須把蘇俄與共匪任何一方拉入自己陣營，使三角鬥爭的不等邊形，發生劇變，加入己方的一角，誠意合作地向不加入的一方共同攤牌。

陸 匪、美、俄的核子競賽

上面討論到越戰的和解，前者建立在匪、俄兩者保持絕對一致，或是一大一小成一面倒的穩固基礎上，此與事實全然相違，因此，可能性不大。

後者的情況有兩種：一是美、蘇之間獲致共同的諒解，一是匪、美之間獲致共同的諒解。不論情況屬何，此種諒解決不可能是局部的，單純為越南的，而必須是全盤的，尤其是有關全球性核子均勢的建立為優先。換言之，核子毀滅性危機不能獲致解決，支支節節的談判，於事無補。而越戰祇是世界許多已表面化的爭端之一。

匪、美能否在核子武器上成立諒解？答案是極為有趣的。共匪今日竭澤而漁，主要就在建立一支戰略性的核子威力，以便成為核子俱樂部的一員，有問鼎全球性重大問題的發言地位。它認為美、蘇忽視它的地位，主要因為它的核子威力尚沒有構成對世界的威脅。亦即毛匪澤東今日寐寤所求者，為使美、俄、匪之三角鬥爭等邊化。如果成功，今日匪所攻擊的「美、蘇核訛詐」，便將一變而為他日的「美、蘇、匪核訛詐」。此為共匪之如意算盤。

至於蘇聯及美國呢，顯然都不願共匪成為世界第三大核子武力。其理由極簡單，毛匪的世界革命理論正是魯斯克所斥的「武鬥共產主義」。在「武鬥共產主義」與「文鬥共產主義」之間，美國寧選擇「文鬥共產主義」。而蘇聯在「害怕核子毀滅」的美國帝國主義與「無視核子毀滅」的毛澤東教條主義之間，當然選擇易與的「美國帝國主義」。

從另一角度看共匪，能否主動謀求或選擇與美國或俄國成立核子均勢的共同諒解？答復也是否定的。就對蘇俄言，歷史的發展已否定了匪、俄核子合作的通路。一個在共匪內部擁有顛覆力量的「蘇修」，顯然比一個在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潛伏勢力可足衡量的「美帝」更為可怖。但是，如果共匪選擇與「美帝」進行和解，毫無問題將給予「蘇修」以顛覆它的良好藉口。因此，共匪的核子武力發展，迫不獲已祇有單獨發展的一途，不可能選擇一個對手來合作。

於是，問題的分析，留下唯一可能的途徑，即美、蘇兩國在核子武力均勢上，謀求獲致共同的諒解，然後以此基礎，建立國際間共同的「核子警察」，以保障「世界和平」的暫不動搖。對於此點，美國不少人的看法，在未來的美、匪糾紛中，蘇聯將不是坐視，而是站在美國一方面。美國今年三月發表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有百分之四十八的答案，持此看法，相反的僅百分

之三十七。

柒 美、俄冷戰解凍

從美、蘇之間最近一年的關係看，兩國確實在採取積極的步驟，以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試觀察下面一連串的發展：

一、開其端的，自然是一九六四年生效的兩國漁業協定。它不僅解決了兩國在北太平洋漁區的爭端，而且還規定了雙方有關漁業情報、技術的交流。

二、其次為本年六月十三日，雙方交換了有關領事條約的批准書，從茲美、俄兩國人民在旅行一方國家的時候，均能享受到本國領事的保護與照顧。

三、稍後的一個月裏，兩國又簽訂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協定，交換的範圍包括科學、技術、農業、衛生、醫藥、教育、無線電廣播、電訊、電視、文化和體育活動。同時對於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也列有合作的途徑。

四、在上一協定簽訂的同天，美、蘇開始了紐約——莫斯科的民用航空。雙方各飛出一架飛機，直抵對方的心臟。有關通航的協定，簽訂了五年之久，在最近才獲得雙方的批准。

以上四項具體的成就，都是過去彼此互相攻訐，認為有資間諜活動，危害國家安全的，現在都在冷戰解凍的溫暖氣候下，一一實現。而更令雙方鼓舞，具有改變歷史意義的，輒為以英、美、蘇三國名義起草的防止核子擴散條約，六月十二日終於在聯合國通過。七月一日分別在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舉行簽字典禮。緊接着這一歷史巨大事件的實現，蘇俄又公開表示，願意和美國討論禁止發展攻擊性及防禦性的核子武器。美、蘇之間在核子競賽上所表現關係的開朗，令人難以相信兩國在越南戰場上，將長時期立於對峙的地位。

反觀共匪對蘇聯和美國的關係，却一點沒有進展。

美國曾提議，與共匪交換醫藥人員及新聞記者。又曾提議邀請共匪的記者，於美國大選時來美國採訪，全然沒有得到共匪的反應。甚至還把華沙的雙邊會談，予以延期，作為冷酷的答覆。

相對應的，匪、蘇之間依然保持罵戰的態勢。兩個共產政權之間的關係

，反不如一個共產政權的蘇聯，與一個資本主義政權的美國之間日漸正常化。七月九日匪人民日報憤怒的指責美、蘇兩國準備就限制和削減進攻性和防禦性戰略核武器系統，交換意見，是企圖建立兩國「核子殖民主義」的合作。足以看出，共匪認為美、蘇之間關係的改善，意味着共同謀求對付共匪，和「出賣越南」。

捌 美、俄冷戰解凍與越戰

美、俄核子冷戰的解凍，繫於兩個重大問題的妥協：

一、雙方停止製造核子武器。

二、雙方停止發展反飛彈武器的防禦系統。

對於第一問題，當前的情勢，雙方幾已接近到成立妥協的地步。前已言之，美、俄雙方當前已擁有的核子武器，已達到足夠保持「恐怖性均勢」。任何一方的再增加，並不能轉變此一均勢，即使冒險再增加，徒然使軍力的發展計劃，失去主動。

因此，美、俄在這一方面的妥協，假以時間及耐性，大致尚無問題。

第二問題當為目前美、俄和解的癥結。

美、俄核子作戰戰略，雙方都公開表示，以對方人口密集的都市為攻擊目標。此即根據西方社會倫理所建立的「人質對稱」辦法，即雙方都有「投鼠忌器」的顧慮。由於雙方都因恐懼對方以毀滅性的武器，加諸本國半數以上的人口，因而，在「恐怖均衡」、「毀滅對等」的條件下，謀求避免一場雙方都不能獲勝的核子戰爭。

但是，反飛彈的防禦系統，正是解除對方的死亡威脅，亦即改變此一均勢的有效措施。祇要一方發展此種防禦系統成功，即無懼對方所加於本身人口的損害，必然地增加此一方面向對方頗施恫嚇和威脅的力量，於是毫無問題地立刻將兩國帶入一場毀滅性的核子戰爭危機中。

同時根據美國片面的估計，美國發展反飛彈防禦系統的費用，第一期即將達三千億美元。在當前核子武器競賽中，美國和蘇聯都已備嘗財政上負擔之重的痛苦。如果再加上反飛彈防禦系統的費用，顯然將使美國的經濟成長為之萎縮，從而使美國內部的政治危機隨經濟危機而更為惡化。此則為一民選的政府所極不願選擇的。

就蘇俄言，其情形與美國並無二致，其困窘甚或過之。可以說，蘇俄的核子擴軍，提高了人民在政府中的說話力。李伯曼主義就是在此一形勢下產生的。

更深刻地分析，由於核子作戰戰略，彼此均以對方的人口作為本國安全的人質。因而對方人口對己方的友誼，即可運用作為在對方國內阻止使用核子武器的主要助力。換言之，在本國的有形物質的反飛彈防禦系統，遠不如建立在對方人民心理上反核武器的思想體系更為有力。這就使得一國的核子作戰戰略與政治作戰戰略相結合起來。而雙方的文化、經濟關係也成為此種政治作戰的有效武器。如果一方單獨冒險地悍然發展反飛彈防禦系統，另方可號召對方的人民起來反對，以避免改變既存的核子恐怖均勢。久而久之，雙方民間的經濟、文化往來日多，彼此的了解也便日益深切，其終有助冷戰的解凍，是可以想見的。

莫斯科六月二十七日的路透社電訊，蘇聯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最高蘇維埃大會上宣佈，俄國已準備妥當和美國討論如何限制攻擊性和防禦性火箭系統的發展。他促請西方的核子國家，會同其他國家，共同開會，認真地討論簽訂一個國際性的公約，以禁止使用核子武器。

這篇演詞，有一段值得特別重視的內容。葛羅米柯說：「只要美國尊重俄國和俄國友邦的安全，並且放棄干涉別的國家，美國和俄國之間便不會有任何衝突。」他隨即把核子談判與越戰結合在一起說，改善美、蘇關係的主要阻力，乃是在越南進行的「殘酷而野蠻的戰爭」。因此，他籲請美國利用巴黎和談的機會，達成對此一爭端的政治解決辦法。

葛羅米柯又談到蘇聯正從事儘可能的以避免對中共關係的惡化，可是，北平對蘇聯的好意充耳不聞。他說，毛澤東集團正追求一種途徑，期使關係更為惡化，並且正採取「一種粗暴的顛覆政策，以對待俄國」。

從葛羅米柯的演詞，可以證實上文推斷的相當合理。所不同的，葛羅米柯正相反以越南問題的解決，作為核子談判的前提。此足以反應越戰所加於蘇聯政權的壓力，並不下於美國。而實際情勢，則核子裁軍的解決，才是越戰解決的前提。

玖 雅爾達協定的增訂

越戰，不可能在越南的戰場上得到解決，因為，越戰的實際戰場，不以越南一國為限。至少越戰有五個戰場：

①越南半島的射擊戰，

②巴黎的和談，

③日內瓦的核子裁軍談判，

④美國國內高漲的反戰運動，

⑤華沙的匪、美大使級外交會談。

由於美國的軍事家，不了解到越戰的本質，他們所製訂的戰略，是片面的、主觀的，結果，美國打了一場不明不白的仗，到今日和固不可，升級亦難，祇有繼續有限度的、局部的打下去。

巴黎的和談祇是越南戰場的另一方面。在戰場上，美國握着戰爭升級的王牌，却不敢將越戰升級，而要在巴黎和談席上與北越覓取妥協，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國防部已經坦白地說明，美、蘇兩國的核子均勢凍結後，美國已失去在世界上從事「國際警察」的威信。一切現有秩序的維持，和未來新秩序的制訂，美國不能不遷就蘇聯，與蘇聯共負之。蘇聯今日所掌握的否決權，足以使美國側目的，不是在安理會的，而是關係世界安危，決定世界福禍的任何計劃，任何決定蘇聯都可以出而抵制。這個否決權，建立在「核子均

勢」的基礎上。

當前，尚看不出美、蘇兩國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改變地圖顏色的意圖。美國有較蘇聯略為強大的威力，可是，有一個比蘇聯人民更善為管理政府的強大民主政治。蘇聯在有幾個戰略敏感地區有隨時趁機蠢動的野心，但是，一旦遭遇到美國的警告，便安靜地退縮回去。這均勢維持了將近二十年，至少在目前，雙方並無從事一次核子決戰的意思。唯有越南，戰火不熄，大家寢饋難安，都一邊玩弄着「戰爭邊緣」政策，一邊高喊着「友好合作」。

假如東北亞的局勢，是穩定的；假如中東的局勢，也逐漸冷下去，而歐洲並無一個要求打破現狀的新力量產生，美、蘇兩國不是不可能為東南亞的新秩序，作一次「雅爾達式」的安排。

抱怨雅爾達會議的解決方式的祇有中國。美國和蘇聯的論調，都傾向於欣賞它對安定東北亞洲的貢獻。邏輯上的結論，美國蘇聯加上英國的外交家，很可能為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協定增訂一章，在東南亞加上一條劃分勢力範圍的新界線，把和平與安全，重作一次分割。

我們讀世界史，好像世界史從沒有成功地被修正過。一次錯誤的修正，往往鑄成了下次更大的錯誤。為雅爾達協定增補一章的想法，是令人憂慮的

五十七年八月三日

越戰和談的實質問題

邢國強

一 前言

各項實質問題：

停炸北越與「侵略」問題。

擴大談判範圍與東寮中立問題。

非軍事區緩衝地帶之保持問題。

會議形式之公開與秘密問題。

軍事態勢之升高與降低問題。

巴黎會談，自五月十三日開始，在北越強橫勉強的態度下，進行了三個月，根據雙方代表所發佈之聲明、以及各方的報導，大致上共同認為此次會談，迄今尚無具體進展，至於正式和談究竟在何年何月舉行，尚在未定之天，不過，從雙方這些日子會談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業已涉及到以下的